

我与我们

黄丹丹

过去,在我心里,把人分类为“我们”与“他们”。“我们”是与我有关联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同事;“他们”则是与我缺乏联系的人,譬如快递小哥、公车司机与电视新闻上才能见到的那些人。“他们”与“我们”,远远地隔着,我仅尊重,并无太过关注。

但如今,我发现自己过去对人的分类,真是蠢极了。这个世界上,不仅是每个人都相互关联,并且所有的事物都相互牵连着。整个世界都以微妙的联系方式紧密地咬合嵌连着。颠覆我以往认知的,是新冠病毒肺炎引起的这场疫情。

1月19日,我所在的安徽省寿县卫健委紧急召开了关于防控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会议。单位主要领导曾在2003年非典期间就在乡镇任党委书记,他在会上要求参会的各乡镇卫生院院长,在过年期间,不得休假,不得外出聚餐。从那天起,我才感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便不再是一条关于武汉的新闻了。

情况一天天发生变化。除夕前夜,我所在单位的主要领导及相关科室的人员连夜加班,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除夕晚,全县医疗系统的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停止休假的通知。从那天起,设在我们单位的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就开始了昼夜不休的持续工作状态。

直到今天,寿县作为一个有着一百四十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在周边县区都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情况下,疫情报告一直为零。为“零”而战的,是一群平凡的人。但这些平凡的个体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的时候,就合力成了伟大的英雄!

一位婚礼订在大年初八的乡镇卫生院护士,取消了婚礼,主动要求去卡点值班。一位退休后被返聘的老主任医师,主动请缨,投身防控一线,并将平日积攒下的3000元捐作抗疫基金。一位在武汉创业的企业家是位每逢年、节假日都要回寿县陪伴母亲的孝子,这一次,他却说,为了不给家乡政府添麻烦,他就留在武汉不回家陪母亲过年了。我把安徽向全省人民发出无偿献血的倡议书的链接转发到单位工作群,不到24小时,便有92人报名。采血车到时,一些没有及时关注到群消息而未报名献血的同志,临时加入了献血的队伍。“我们”的鲜血,会流入“他们”的体内,“我们”与“他们”是血脉相通的。

我想起我县援鄂医生管

俊勇的话,他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把上班的地点从县医院转移到了武汉方舱医院。要说英雄,我觉得家乡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与参与抗击疫情的工作人员都是英雄,我们卫健系统工作人员一直在持续工作,他们更辛苦!”

“我不是英雄”,但,所有人都是英雄。我在采访管俊勇医生时,曾问他到疫区,面对那么多具有极强传染性的患者,怕不怕?他说:“一开始,还是会有些忐忑的。不过,来了,就不怕了。到了这儿,就想多做点什么。”这句话太熟悉了。不仅管俊勇医生说过,报名去卡点的党员志愿者们说过,悄悄捐献物资的海外亲友也说过,甚至正经受苦难的武汉市民也这么说。

我电话采访一位为医疗队提供生活保障的武汉防疫工作者。他说了一句令我瞬间泪目的话:“我们武汉的大多数人甚至认为是武汉拖累了全国人民。”我被这些所有身处困境与危难,还能做到保持积极心态应对灾难并保持热情感恩他人的武汉人感动。

爱来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在方舱医院工作的管医生也常常向我传递他的感动。他说每天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班车,因为医护人员虽然下班时间是一个点,但下班后因消毒需要,得分批出舱。这就造成了时间差,很长的时间差。班车司机需要漫长等待,管医生说他有次出来很晚,对司机抱歉说让他久等了。司机说,你们辛苦了,你们来帮我们的,我们等多久都不辛苦!一天,安徽支援队中有位队员生日,队友订了蛋糕。蛋糕店并没有开门,但店主得知这是援鄂医务人员的生日,便亲自做了蛋糕送给他们,坚决不收费。

“他们对我们的感恩,令我非常非常感动!我经常感觉不是自己帮助他们,而是他们帮助了我,他们的乐观、坚强与感恩,令我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人与人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我觉得,来武汉、进方舱,参与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这个经历,净化了我的内心。”管医生说得很诚挚。他说,人与人之间纯粹的真诚与友爱,在这里是常态。大家都很积极,都相信疫情很快会过去。亲历者能够证明,真情不是被排练得出来的。

“我们与他们,是彼此需要,并互相温暖的。”在一次采访中,管医生这么说。我也这么认为。我们与他们,融为了“我们”,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在战斗。



向往 苗青 摄

春 归

秦芹

晌午,明艳的阳光尽情倾泻开来,映照得大地一片亮晃晃的暖黄,显得格外耀眼和鲜丽。这个新春因为新冠肺炎的突然来袭,感觉自己寂静得太久,阴郁得太久,也蜷缩得太久。身体的僵硬,连同思维的僵硬,在这一刻似乎悄然缓解。

阳光下,依山而建的农家庭院里,总能听到脆生生的鸟语,也不乏鸡鸣犬吠的唱和;微风轻拂树梢发出细嫩的声响,门前的菜地青翠着早春的信息;屋顶的炊烟轻缓而随意地升起,裹挟着草木和饭菜的味道;对面山崖上的冰凌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向春天做着最后的打量;湛蓝的天空博爱地将一切都揽于怀中,包括我,依偎在脚边的小狗,偶尔三三两两跳跃在场地上觅食的麻雀。此时的乡村,宁静而美好。瞬间,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就置身在水墨丹青的画卷之上。

这样的天气,这样的环境,适合品一盏茶,发一时呆,读一本闲书,逗一会小狗,做一件无关对错随心随性的事。

信手翻出搁置已久的书,择一处能尽情沐浴暖阳又背风的院角,开始享受起光阴。这是一本叫作《就恋这把土》的书,是西吉县草根作家作品选集。前年腊月县作协一行领导不顾风雪不辞辛苦地送来,说是他们精心挑选的,希望能对我写作上有所帮助,并嘱咐我空闲时间多看书,多学习,多充实自己。看着那厚厚的一摞放置许久没有动过的书,心里好一阵惭愧,自责自己并没有用心地好好读书,辜负了大家沉甸甸的心意。也暗下决心在这个全民宅家抗击疫情的非常时期静下心来,好好地为自己充充电,让精神状态得以提高,借以摆脱身体的禁锢。

打开书,一首小诗《给我一点时间》映入眼帘:“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站在夕阳的山畔/闭目遐思/追溯那已过的流年/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放眼于湛蓝的天空/静看云卷云舒/让思绪随云飘向远方……”

“给我一点时间”,这句话重重地拨动了我的心弦。想想自己,许久以来,时间对于我来说是生命给予我最“廉价”的馈赠,我拥有大量的不知如何消磨的时间。这在别人眼里需要从工作、睡眠甚至吃饭喝水等日常生活中挤压出来的“宝贝”,全被我当成了一种漫长的煎熬,一种拗不过行动障碍的煎熬。我龟缩在时间的角落里,等待着日出日落,月盈月亏,几乎过着一潭死水、波澜不惊的日子。我甚至不想

抬头看一看高远的天空、飞翔的小鸟、屹立千年的青山,也不去在乎下雨就会蓄积天晴就会干涸的河流塘堰,哪怕它们具有真正的灵性。更不懂得静听山风自由吟诵,体会山雨恣意歌唱的美妙。此时,我该辜负了多少大自然的馈赠,虚度了多少大好年华。

如同一列高速运转的动车,岁月她一直在风驰电掣,一路高歌。这个春节,却被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逼停,人类的秩序被恶意干扰,所有的热闹和喧嚣也被叫停,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国道村路人迹寥寥,沉闷的空气中充满了焦虑、忧伤、渴望和期盼。大家转移了欢欢喜喜过好中国年这个千载传承的话题,几乎都进入了居家防疫的境地。有生以来,我也从未如此地放不下手机,从未如此地关注过数据的更新,从未如此地祈盼拐点的出现。这是一场人类与时间的赛跑,这是一场智慧与魔鬼的较量,每一分钟都关乎生死,每一秒钟都关系存亡。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对病毒的肆意传播,我们怕,怕病魔无情,怕生命无常。尤其是多次经历过病痛折磨甚至生死考验的自己,更加忐忑不安。但我相信科学,相信泱泱华夏的众志成城,完全可以共渡难关,共克时艰;相信现代中国的进步,完全能够力挽狂澜;相信所有的春天从来都不会缺席,春天依旧在,马上百花开;相信万事万物即将回归从前,恢复各自正常的状态。

阳光下,我双手合十,举过头顶。阳光在指缝里聚成一个透亮的圆,天空是那么湛蓝,飞过的黄莺声声脆啾。晒着太阳的小狗也睡得正酣。屋后的小树林里,羊妈妈声声叫喊着四处撒欢的小羊羔,“咩咩”声绵软而温暖,那是满满的母爱,宠溺的呼唤;稻场边上的一排红叶石楠开始冒出了赭红色的尖尖的嫩芽儿,菜地里的豌豆苗正努力地挺身、拔节;整齐有序地晾晒在阳光里的衣被,散发着洗衣粉特有的清香;轻细的小风似乎也在认读着书上的字词,纸墨在阳光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这一刻,容身的小世界是如此静好。

合上书,闭上眼睛,我似乎听到了很多倔强的声音,百草正在发芽拼命破土,春风正在吹拂杨柳吐绿,大雁正在振翅归程……他们都在赶赴一场春天的盛会吧,我想。